

“黄岗杯·绿水青山乡村行”散文大赛苏木乡镇组获一等奖作品

红山子乡叙事

■张永波

红山子乡在哪里？克什克腾旗经棚镇西行五十公里即是。

红山子在哪里？越过桦木沟、蛤蟆坝、萨岭河，往西北遥望，有一座颜色绯红、赤红、天红、酒红的山峰即是“红山子”。

如今，红色山峰已不在红山子乡的地形图上。

红山子乡却还以“红山子”为提契词语进行叙事。

邀我作主讲人，我却只能断断续续写下四章节。

塞行

孙德民脱口说出了一套俗俚：“萨岭河好出两头晃……”

“两头晃”。孙德民说，因为水质原因，早年间村民曾经患上严重的“克山病”，俗话说“卤唧（勉强拼凑到一起）人”，走起路来，勉强勉强，苟延残喘，摇摇晃晃。——蹇，跛也。“饮马长城窟，水寒伤马骨”，不是虚话。

天太永村土生土长的孙德民，祖上从山东省滨州府鄄县小竹村移民而来。

他说，我们从小以莜麦为主食。

——莜麦，于我来说是美食啊！

有一种美食叫做“连麸捣”。把莜麦连皮捣碎，上锅或蒸或煮，囫圇吞下，吞个满头大汗。

——父亲讲，文化大革命时，家家到粮站领“帽儿高粱”，连皮轧碎，做成锅贴饼子，就着一锅白菜汤吞下。这不是寻常所说的“粗纤维”么？调理肠胃，改善血脂血糖。父亲说：“屙出来的东西似红锥！”

有一种美食叫“打苦力”。为了让榜青人多出力，地主老财都会在伙食上下功夫，食材不变，形式也要有改观，留住人，多出力。苦力心知肚明，骗不了谁。

有一种美食叫做“炒大王”。蒸熟的莜麦饽饽切成条条儿，油锅里过油翻炒，吃起来像馒头片，这是山大王们的伙食呢。

有一种美食叫窝子，有一种美食叫鱼子，有一种美食叫做猫耳朵，有一种美食叫窝窝头……

不赞美这些细作的粗粮，饿殍们又能吃什么呢？

清乾隆八年，即公元1743年，关内发生饥荒，皇帝给古北口、喜峰口的官员下密令：“如有贫民出者，门上不必阻拦，即时放出。”王府放垦南部土地，一亩地租粮一升半，合现在约为六斤，制钱一贯，合人民币90元——租金属实不高啊。16400人涌入克什克腾旗，春来秋走，被称为“雁行人”。人群中就有孙德民的祖上。

鲁地饥民、豫地饥民、直隶饥民，越过燕山山脉，向着传说中“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籽”的膏腴之地塞行。

夜里，啃完一个硬饼，喝了萨岭河的水，缩倒在一个山窝里鼾然而睡。深更的冷空气并没有阻止他们美好的梦境，一路上的积劳都消尽了，一路上的积劳也抖落一空。明天，会有好的落脚之处，会有更好的前景……

然而，土地是王爷用来牧马牧羊骆驼的，放垦的土地是抛头的，土地是交租的，纬度高，年效积温过低，宜耕土地只能种莜麦、胡麻、土豆，一切才刚刚开始……这不重要，我们都能战胜。种了莜麦，磨成面，打苦力、炒大王、蒸鱼鱼儿、蒸窝窝儿、煮面条；种了胡麻，打出籽粒，上锅蒸煮，趁热锤打，流出油的油卖给王府，卖给牧民，卖给喇嘛；种了土豆，锅里煮一个，罐上蒸一个，灶里烧一个，吃得心满意足啊……他们终究会有好的回报。孙德民的祖上也曾这样美滋滋地想过。

他们直起腰，向远处遥望时，山径中，河川下，驿道上，连绵不绝的饿殍，真个是駉路蓝缕……

他们不怕广种薄收，他们不怕官府勒索、王府管制、盗贼劫掠、天灾困顿，他们不怕饮了山间缺晒的水而四肢厥冷、血压不足、行动不力，跛足蹇行。

他们在塞行中创造了一个社会，结束了一个时代，并将继续塞行创造更好的社会，开启更好的时代！

我问孙德民，对么？

孙德民回答，对！

自然宰治

道家者，自然也！

在这一方自然中，有鸡冠子山、老虎砬子、喇嘛山、小孤山、小西天、牯牛坝、蛤蟆坝……

鸡冠子山里有土石的集群、浅流小河的集群、裸子植物的集群、乔木的集群、虫蚁的集群、鸟兽的集群……

土石的集群里有钼矿、铜铁、铅锌，被子植物集群里有黄花、山白菜、山莴苣、山韭菜、地榆、牛枝子、羊胡子草、小菊、鸽子花……

我不是数学家，我也不相信任何一个

数学家能在这片野性十足的自然中捕捉到“三角函数”“微积分”“几何定理”，一根纯粹的直线、一个孤单的点、一个有曲率的圆弧、一个完美的黄金分割点……一切与理性有关、与概念有关的东西，都与自然无关，一切所思所想，一切规则，一切有序，一切道德，一切框架都被排斥在“自然”之外。

自然那么伟大、凶蛮、自信么？当我发出“伟大、凶蛮、自信”的词组时，一旦语言的“能指”和“所指”共同发挥作用时，我又离自然渐行渐远了。

我们是被自然宰治的！善于与自然相处者，都会选择缄默、顺遂、平宁，乃至苟且、妥协。

然而，我们仍然尝试格式化自然，赋予自然一个“能动”的构想。

想做一个会写诗的人。诗行里一定少不了“静物”词语，客观植入、无意识流出、主观构造，种种叠加，静物的支撑形成了诗人的宿命。桦木沟的诗怎么写呢？

想做一个会作画的人。清空眼中、心中芜杂，随机起笔，这一笔就是石头的发丝、断崖的指爪、水滴的睫毛，天地伊始，万物是在后头的，家园是在后头的，城堡方国是在后头的。西拉沐沦峡谷的描摹、速写从哪里开始呢？

想做一个会唱歌的人。沿着红山子十字交差的线路，流水声、沙沙声、雷击声、火烧声，变幻交替的次声波、可闻声、超声波、特超声波，一条一条、一缕一缕、一种一种，梳理成鬃口形状，生且净未丑开口便唱，有花腔、抒情高音、海豚音、低音，有赞歌、颂歌、诗歌。西拉沐沦河水怎么咏唱呢？

生灵

牯牛坝被密林层层叠叠宰治了。有一株蕨菜需要阳光加持，光线透过桦树的冠盖，形成扇形的光影打进来，蕨菜舒卷着打开了卷曲如阿拉伯人头发的叶子。这就是生灵世界的沟通。

这里绵延着树木的海洋。森林是生灵之母，白日里的生灵、夜幕下的生灵、饮酒的生灵、饮茶的生灵、飞翔的生灵、摆渡的生灵、静止的生灵，如此种种。

以桦木为例。这是高纬度的生灵。

当霍比特人梅里和皮聘在战争中遇到极度危险之时，是树人伸出援手，向萨鲁曼复仇，一举摧毁了艾新格的部队，将萨鲁曼困于高塔之中。我绝不排除那些树人就是白的皮、黑的皮、细腰袅娜、长颈螭蛟的桦树，我绝不会认为桦木沟比刚多林缺少神话色彩，我还会以为霍比特人在这也有桶形营地，我也会执桦树杆长矛冲向兽人的敌阵。

有人砍伐了笔直的桦木杆子，一根一根摆成柵格，编成围栏，希望困住大山，希望困住野猪、马鹿、狍子……

有人会砍伐弯曲的桦木，刨制车轮、屋椽、马鞍……

有人会吧桦树的汁液钻出来，有人会把桦树的皮剥下来制衣取火……

桦树王国经历了次次洗劫，伤痛地哭起来，怎么安慰呢？我与浙江女孩儿章君玉不约而同地说出：“我来了，等着我，在那片白桦林！”

以蛤蟆坝为例。这是既丑陋又有神力的生灵。

清康熙二十四年，即公元1685年七月癸酉发生了一件异事。孙德民讲：“康熙行围打猎，来到了桦木沟下面，一条小河挡住去路，有一东西截住三米多高的水。探马禀告圣上：我主万岁，前方水大，有个东西截了三米高的水坝，聚而不散，大军过不去。康熙皇帝上前一看，说道，不过是一只大蛤蟆截住了水坝，何必怕它。君无戏言。康熙说完，三米高的水哗一下泄开了。因此，就得了蛤蟆坝这个地名。”

157年后的一天，气温宜人，树木荫郁，鸟鸣嘤嘤，应该与爱新觉罗·玄烨所来之际氛围相同。不同的是，蛤蟆坝里的蛤蟆无一只值守在坝中，它们流散在萨岭河的角落处、草窠里、桦树根下，“呱呱呱”地鼓噪，一副漫不经心的总样子。

我在花海里蹦了几蹦，蹲下身摆了poss，对焦拍照，跟孙德民讲了几个半笨不黄的段子，蛤蟆们没有一个敢出来对峙的。所以，我不信雌蛙有多么勇猛，雌蛙有多么忠随，必不敢向天子挑战的。然而，我仍然热爱这个故事。

以白脖乌鸦为例，这是极有天分的生灵。

《伊索寓言》里，一只乌鸦口渴了，发现了半瓶水，它把石子放到瓶中，水面上升，痛快地喝到了瓶子里的水。

我端详着电线上缩着脖梗的乌鸦群，有一只“沙”地叫了一声，我便确定，这只乌鸦是寓言里的那只。

《权利的游戏》里，三只乌鸦指引着史塔克的残废儿子布兰坐上铁王座，登上权利顶峰。善良的小布兰曾投喂过三只乌鸦，它们是来报客的。

我端详空中盘旋的乌鸦群，有一只朝向地面“嘎”地叫了一声。我便确定，这只乌鸦具有神的力量。

我每端详一只，就有一只是带有灵官的气场，有眼神向我对视，有心念在流动，有旧物涌现出来，有过往、有萨满、有妖姬、有魔杖，我是那么喜欢这些乌鸦。

生灵的故事、形态，总是活灵活现，令人着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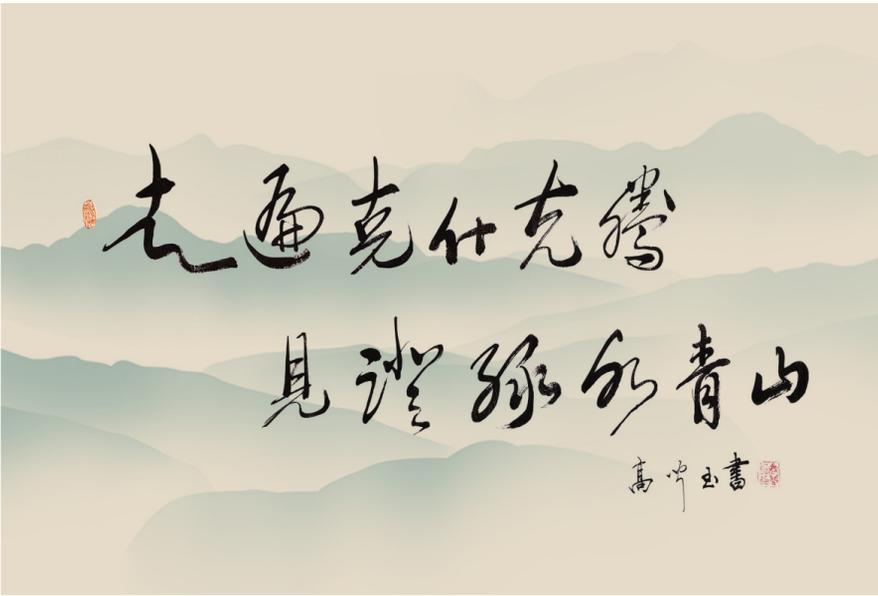
高山大川

红山子乡到底多大呢？

山西的旅蒙商人用脚丈量过。这是最早一批思考、勾画“往北方更北的地方”的人，那里是蒙古高原、那里接着欧亚大陆、那里离寒冷更近、那里的椎体流金淌银。走一遭，又一遭，磨坏了一双百衲千衲的布鞋，牵老了一匹健硕的骆驼，蹉跎了一段青春岁月，蹂躏了从春到冬的乡愁，一把梳子换回了一张皮草、一块镜子换回来一双毡靴、一块茶砖换回一块玛瑙、一罐麻油换回一匹骏马……

红山子乡有十六处以商旅客栈、店铺为名的村组，老字号店、双合旺、天太永、福盛号、唐家店、刘家店、永丰开、三合龙、德富永、增元永、兴盛昌、安家店、局子沟、永兴号、天盛店、永义成。罗列下来，让一个个与商旅相关的信息、度量衡、纸契、基因、事件、精魂归于合适的集群，有些痕迹不可消亡殆尽。

蒙汉民族用血肉、勇气、智慧丈量过。这里曾广布匪帮。1947年，克什克腾旗土匪共三十一股两千零二十九人，萨岭



河就出了十二股五百八十九人。他们游荡在河谷中，藏匿在桦树林下，就地取材，时而钻天，时而入地，发狠要打破安宁、祥和、吉庆这一古老祈愿，他们誓要将善良、慈悲、仁爱打翻在地。

我问孙德民，土匪这么猖狂，行么？

孙德民说，这可行！

“公元1947年10月3日，中共昭乌达地委作出在三个月内彻底肃清经棚匪患的命令。”三个月后，克什克腾旗改天换地，“积善人家庆有余”“平安二字值千金”，民众们喜欢的词语又回来了。

我用越野车丈量。从天太永村向东南西北四行驶，一个村的面积竟达八十七万亩，比撒汉旗的一个乡镇还要广袤。只是一个村哟，车行、骑行、马行、步行，我都将迷失在山水林沟路的叠加组中。我对地理概念的固有认知被打破了。

我用阅读力进行丈量。边中悦主编的《克什克腾旗革命老区发展史》《克什克腾简史》、侯锡文主编的《薪火相传》、王文军主编、王颖莉执笔的《克什克腾旗旅游与蒙元文化巡礼》，海量资料，卷帙浩繁。我对边疆文化的认知被打破了。

“……毕力净出好姑娘，五区出些好走马。”

孙德民的俗谚从声韵平仄上看，似乎缺少一个压尾句。

孙德民说，就三句。

虽然三句，已对这片山岭里做了详尽的注解。

我忍不住补了一句，“高山大川好风光”！

红山子乡简介：红山子乡政府驻地距离经棚镇约49公里，东与芝瑞镇毗邻，南临乌兰布统苏木，西与浩来呼热苏木接壤，北同经棚镇搭边。全乡总面积1429平方公里，其中耕地面积15.37万亩，草原面积65.86万亩，林地面积124万亩。红山子乡辖6个行政村，53个村民组，户籍人口4379户9039人，常住人口2066户5378人。2021年地区生产总值1.48亿元，人均纯收入13485元。

北风呼啸，白毛风抽打着

单薄的蒙古包，老旧的门窗吱吱格格地响着，豆儿大的煤油灯光像一根无依无靠的小草，左右摇摆，土炕上的大人、孩子裹紧了棉被，女人则借助昏黄的灯光，缝补被羊圈门子上生锈的洋钉子刮破的旧皮袄……

“咩……”半夜里一只羊羔稚嫩地叫声，引得羊圈里的一只大羊连声“咩咩”，半睡半醒的主人赶紧起身，一老一少的“和鸣”是羊羔诞生的信号。

高原的皑皑白雪封了大地，严寒冲进了蒙古包，包围着羊圈，洗脸盆里的水冻起了冰包，羊圈里石头子儿一样的冻羊粪蛋踩在毡疙瘩下直打滑儿。出生的羊羔浑身冒着热气，但耳朵、尾巴尖却挂着冰棍儿，四蹄有些僵硬。主人赶紧把它抱进蒙古包，远远地放在炉火旁……冬日里诞生的羔羊，每每都面临死亡的考验。

小傢伙很幸运，如果晚去十分钟，它冻得邦硬的尸体就会被丢进雪地里喂野鹰。羊妈妈因为保住了羔子，受到了主人的格外关照，喂草喂料，还幸运地喝上了主人放在炉火上解冻的雪水。

这是葫芦诺日嘎查的“土

4个独贵龙各有了一眼机电井，人畜饮水从此告别了融雪、刨冰的日子！

水是甘甜液，电是幸福光。从紧邻的浩来呼热苏木，把电线拉到葫芦诺日嘎查牧点儿省钱而便捷。几经周折，牧点儿告别了挑灯燃烛的日子。电灯在草原深处的山洼里亮起来，电话在寻常百姓家响起来。

解锁致富密码，思路和智慧是平行前进的。葫芦诺日嘎查人均407亩的集体草牧场，是牧民致富路上永不枯竭的钱袋子。影视拍摄收益、嘎查闲置资金投入入股文旅公司分红……一个个壮大集体经济项目也成为不竭财源，为嘎查发展增活力、添动力。

钱不是万能的，而打井、通电、修路、建棚、街巷硬化美化，没有钱，却是万万不能的。

如果说绿色是草原的锦绣外衣，那么位于嘎查深处的公主湖，就是别在外衣上的精致胸针。有湖泊的草原并不多，公主湖算是这片草原的宠儿，它是抛却尘世繁华，寻找心灵净土的最佳去处。

2015年，葫芦诺日嘎查崭新的柏油路替换了坑坑洼洼的土路，从嘎查延伸到远方，像绿

「黄岗杯·绿水青山乡村行」散文大赛嘎查村组获一等奖作品
张玉丽
葫芦诺日福祿长

森林摄影如同姊妹花，彻底把游客征服了。

“走马胡天扣远津，无垠牧草绿初匀……风经蹄疾弯庐小，回首楼兰已绝尘。”谁都想草原纵马踏浪而来，绝尘而去。于是当地人因势而谋，草原上就诞生了一项拉动经济增长、提升家庭收入的旅游项目——“牵乘服务”。牧民与游客或手执马缰闲游草原，或并驾齐驱驱策马扬鞭……分享与享受，实现了双赢。两处简易跑马场依林、依湖而建，既依托了资源，又保护了资源，一人一马一号的安排，美了游客，富了牧民，护了草原。

网络让人有仰望生活的机会。直到2021年，葫芦诺日嘎查人才有了这样的机会。有人调侃说，没有网络，人就像丢了魂。没有网，学子们假期宁愿漂泊在外，也不愿回到家乡，疫情期间，他们上网课成了奢望。家长们只得在冰天雪地里开车拉着孩子到山头举着手机找信号，开启了“驾驶室课堂”模式。没有网络的日子，生活就像一潭死水没有任何波澜，连袁宏军70多岁的老父亲都不甘寂寞，提出“严正抗议”：“再没有网络，别说孩子们过年、过节不回来，连我这老头子恐怕都‘网’不住啦！”

致知力行，踵事增华。安装无线网的186.9万元资金中，嘎查集体经济资金占了四分之一强。这当中牧民没花一个子儿，就实现了网络全覆盖，连遥远的牧点儿也有了信号。一听说家乡安装了网络，孩子们高兴地告诉父母，只要学校放假，他们会在当晚“开拔”，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在家乡“着陆”。

习总书记说：“幸福是奋斗出来的！”2012年，袁宏军满票当选为嘎查党支部书记，这个本不属于“土著居民”的“外来户”，克服了有形和无形的困难，把“无”变成了“有”。

如今，随意点开克什克腾的风景线，葫芦诺日嘎查的每一个精彩瞬间，都迅速走红网络。我告别嘎查的当天，下午发生的茫茫雪原的日晕，晚上就在旅游摄影网站晒了出来，连同公主湖畔的树挂，分外惹人。真个是：原上极目尽风景，画里画外自妖娆。

葫芦诺日嘎查基本概况：葫芦诺日嘎查位于乌兰布统苏木西北部，“诺日”汉语译为“泡子”，葫芦形的泡子即是著名的旅游景点——公主湖。公主湖的传说源于清朝康熙帝为政治联姻葛尔丹，远嫁爱女蓝齐格格，听闻此讯，公主蓝齐儿伤心欲绝，难舍故土，途径此地泪落而成湖。

嘎查辖4个独贵龙，户籍人口353户704人，常住人口102户310人，总面积3.6万亩，草牧场29.5万亩，林地2.8万亩，主要以牧业养殖、旅游服务为主导产业。2021年嘎查集体经济收入51.4万元，累计达到680万元；人均纯收入17000元。

【评委寄语】

从煤油灯到电灯，从喝雪水到喝自来水，从草原路到柏油路，从骑马到驾车，从单一牧业收入到牧业、旅游业多种收入形式并存……作者以朴实又不失诗意的语言，诠释了葫芦诺日嘎查半个世纪以来的时代变迁。文章紧扣征文主题，结构布局合理紧凑，故事性与画面感兼具，以不足两千五百字的篇幅，用无数个例，有力地表达了“乡村振兴”这个宏大主题。（王樵夫）